

举杯畅饮春天

荆歌

春天总是以花儿来向人间传递她回归的消息。

郁金香也在春天开了。它圆润的球根，像极了一枚枚蚕儿结成的茧，在岁月里默默地蕴育，在地下默默地等待。只等寒冬的日历被撕去，春风的裙裾翩然而至，它便要破茧而出，羽化成仙了。

它开得那么热烈，如火一般燃烧；它裸露得那样的坦然，比出浴的美人还要圣洁；它是大地上的红霞，是彩色的风，是娇艳的海。

远在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懵懂初开的时候，花不仅向人们透露了食物的讯息、季节的行踪，也开启了审美，唤醒了人心中的爱。人类从远古走来，一路都有花的陪伴。花走进了

文字，走进了生活，走进了语言，走进了歌词曲赋，走进了人的生命，走进了离合悲欢。花是心，花是梦，花是寄托，花是爱恋，花有千种色彩，也有万般语言。花是自然的精灵，也是文明的诗篇。

总有一种花，是属于一个人的。

陶渊明远离尘世喧嚣，采菊东篱；周敦颐咏莲，自比高洁；林和靖避居西湖，以梅花为妻；黛玉葬花，感于身世；湘云眠芍，人与花同，相映成趣。

古人咏花的诗句，灿若星辰，他们爱花的故事，更是千古流芳，与春同驻。岂止古人，无论中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爱花的故事。只要有土地，就有花影于风中轻轻摇曳。

爱花的人，活得就像花儿一样精神、美丽、健康，充满了生之欢乐和趣味。

诗人海男曾经说，她的房间，一年四季都养着瓶花。只要一天见不到花，她便会无精打采，甚至抑郁。不要说灵感尽失，连活着都会觉得了无生趣了。

北京有一位艺术家朋友，爱花爱到辞去了工作，举家迁往乡下，给自己盖了一座大花园。每天所做的就是种花莳草，与花同春，与花共晨昏。

十年前，更有一位痴心人，因在荷兰与郁金香不期而遇，便深爱上了这热情、纯洁、高贵、开朗的花。万里之外，一见倾心，仿佛前世约定，才得以今生相见。从此梦萦魂牵，难以释怀。

她后来的举动也许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要买下这百媚千娇的花儿带去地球另一端的家乡，要让这灿若云霓的花儿在自己的天地里绽放。

她要营造一个郁金香的王国，让这奇异之花每年都从西方踏着春而来，袅袅婷婷，仪态万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栖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一直都不反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说法，但我更坚持认为，艺术许多时候其实是从我们的心灵和脑海里诞生的。它与生活彼此映照，互为镜像。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是以美和艺术为生命的。生活模仿艺术，对许多人来说，并非一种虚妄，而是对生活有着特别的热爱和尊重。梦想和艺术之光，将日常生活照亮，给万物镶上金边，让每一个日子都变得珍贵不凡，每一个生命

的鞋柜里没有小白鞋呢？奇怪的是，已经烂大街的小白鞋，一直热度不减。

几十年来，小白鞋的款式大同小异，看也看够了，到处都有人穿，又不是必需品，却日复一日地被人喜欢，年复一年地买来穿。

去年，我前前后后买了两双小白鞋。买了一个牙膏状清洁剂，后来买了一盒抽纸式的擦鞋湿布。春天灰多，脸与鞋都要保洁。出门前坐在小凳子上，把小白鞋擦一遍，使它白得耀眼再上脚。小白鞋还有防水优势，现在几乎没有人穿捂脚的雨鞋，小白鞋取而代之，成了雨天出门的首选鞋。遇到雨雪天，在大街上，尤其是在公交车站，一张张撑开的雨伞下尽是小白鞋。虽然，小白鞋会溅上泥点，但是用湿布擦一下就好了。

小白鞋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青春，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象征。一次，一个多年未见亲戚来访。待她走后，我妈一个劲地夸赞那位亲戚多么精神，多么会收拾自己，发型好，衣服好，唯一的是失误是不该穿小白鞋。我不解，她说快七十岁的人了，换个颜色也行啊，小白鞋太显年轻了。说归说，人都喜欢往年轻打扮，最后我妈也穿起了小白鞋。

清明节前后，又经历了两次降温。忽冷忽热的季节最烦人，每天为穿什么衣服发愁，还得考虑配什么鞋子。不要头疼，只要有一双被时尚界奉为百搭之王的小白鞋就行了。

刘云

曾经属于男人的小白鞋，变成了女人的新宠。任何一样服饰都有可能改变气质，穿高跟鞋的女人，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穿小白鞋的女人，步子轻快。前者像玫瑰，后者像茉莉花。女人的美应该是风情万种，要仪态万方，女人岂止衣服永远少了一件，与之配套的鞋子也少了一双。

春去秋来，在所有的鞋子中，能从年少穿到年老，唯有小白鞋。它不像运动鞋那么休闲，也不像皮鞋那么正式，最符合普通人的日常。小白鞋既时尚又亲民，明星们和走T台的模特爱穿，大众上班、逛街、游玩也能穿。谁家

时尚

林芝之美

海天摄



也都有了更高贵的尊严和更丰富的内涵。

整整十年了，在上海，在苏州，在启东，在嘉兴，在舟山，在句容，在杭州，在衢州，在兰溪，在丽水，在瑞安，在乐清，在温州，在九江，在恩施，在这些明珠般散落于各个城市的诗意居住地，在那些宽阔得堪称奢侈的空地上，郁金香花年年在这里起伏成海。从最初的十几万株，到今天的几十万株、几百万株。人们置身这异国风情的花海之中，真不禁要恍惚起来，不知自己是身在何处了，仿佛是遥远的他乡，却真真切切是弥漫着乡音多情的故土啊！

美丽的郁金香花海，就在我们的身旁浪漫地起伏，就在我们的居所边浓情蜜意地涌动。它是春的潮汐，是色彩与美的海洋。住在这花海边的人们有福了，那些年来来这里赏花游春的人有福了！谁也未曾想到，自己的生活竟与郁金香有了如此亲密的联系，这一份甜美的诗意，是大地的恩赐，是生命的礼物，是年年都会如期而至的春天赞歌。

纯红色的“红色印记”，如高高举起的火焰；成片的“黄金岁月”，仿佛被春风吹皱的一池金水；还有圣洁如雪的“白雪公主”、奶油般流淌的“普瑞

斯玛”、柔情万端的“粉红吉米”、青铜烈焰的“班雅”、硕大幽雅的“香奈尔”、斟满葡萄酒的“阿帕尔顿”、神奇变色的“白日梦”，还有荷兰顶级园艺师专门为新湖培育的品种“新湖之花”……真是乱花迷人眼啊！春天的舞台上，郁金香烈焰红唇，彩裙飞扬。它的婀娜身姿百变神态，叫万人迷醉，令众生倾倒。

每一朵郁金香花的高脚杯里，都盛着春天的诗情画意，盛满了生命的美酒。爱生活爱春天的人们啊，又怎能不在如酥的春风里畅饮这酒，畅饮这美，畅饮这春天！

还绘图多幅便面窗。有一段话挺能反映他的“闲情”：

昔人云：“会心处正在不远处。”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譬如我坐窗内，人行窗外，无论见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图，即见老妪白叟扶杖而来，亦是名人画幅中必不可少之物；见翠儿嬉戏是一幅百子图……

心中有窗，则无处不景。

古代的窗没有玻璃，是纸糊的，所以窗面可以创作，寄情于此，看窗的人也是需要的。

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及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等前来。活动中，葛剑雄教授在师觉堂就江南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作了知道书院的首场演讲。赵丽宏老师为知道书院题写了匾额，他在致贺词时祝愿知道书院不但成为青浦的一个景点，而且真正如历史上

青浦城南的万寿塔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溪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出身于朱家角、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七十“致仕”（退休）后，曾经在这里从事教学。后来，由于当时去城南颇为不便，有司在城内另造了一个书院，万寿塔院的青溪书院就式微了。

这次，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主事者在原青溪书院地方，设计建造了青溪园。此园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园，这里有假山湖泊及亭台楼阁；二是书院，即在原青溪书院地方，新建了知道书院；三是塔院，即以万寿塔为中心的一个院子。

知道书院是青溪园内主要的建筑。它坐南面北，北面是宽阔的淀浦河，以前这里有个渡口，学子坐船从淀浦河上过来，上岸后进入书院，故知道书院在面河处建了一个渡口广场。从大门进入书院，中有师觉堂，以举办各种讲座；后有文昌阁，是为藏书楼；两厢陈列青浦历代先贤事迹，谓之名人馆。

庚子十二月十六日，知道书院暨青浦名人馆开张。这天还有点寒冷，风也有点大，但下午阳光出来了，给开张仪式带来了好兆头。活动

心便有了天地。

现在，窗的这种趣味正在丧失，人们更多“受困”于一小方手机，连结世界，生活的功能性更强。

“开窗莫妙于借景”，“窗栏之制，日新月异，皆从成法中变出”，李渔制窗，“以补时人之偶缺”，而那一窗看窗的心，想来今人也是需要的。

青浦的“知道书院”

凌耕

诸多著名书院一样，发挥其教学、学术、出版和藏书等多种的文化功能，为青浦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知道书院的名字是市里一位领导起的，这自然体现了市领导对青浦的关心。但这个名字也的确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道”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规律，也就是真理，作为书院，通过学习习然后知道，通过知道然后践道。闻道只是听说，而知道是进一步地要理解和践行。

在青浦新城的建设中，主事者发挥中国传统的文化载体作用，以撰写楹联、题写匾额等形式，融入青

都说好逸恶劳是天性，这话不假。就连开车也不例外。每带保险带一勒，就把百度导航打开，输入要去的所在，好了，你就此可以“一脑永残”了，车子就像识途老马，居心叵测地把你往那地方带，其间，导航里有个中年怨妇的声音，油腻且絮叨，开始喋喋不休地提醒你：沿左侧继续直行；哪里测速摄像头，哪里是下匝道，哪里是违章高发区，哪里有……

——那种“喋喋不休”——沪语所谓的“饭泡粥”已经过分到让你无法在车内正常交谈的地步。

好了，反正你照做就是。说它“居心叵测”，无非是常常带你走匪夷所思的路径，比如，我出门常走钦州北路，转桂林路，它却突然提示你：“路线重新规划，右转弯，请走宜山路。”

但宜山路却堵得水泄不通。又好比，从柳州路去莘庄最直接的就是“沪闵高架”，那油腻而絮叨却建议你走“中环”转什么什么，又是“重新规划”。当然又是一个弯弯绕，而且同样堵得昏天黑地。

最开始我都服从。因为人家“永远正确”嘛，以至于“相信到迷信，服从到盲从”。即使绕道，也无非为你好，避开拥堵路段或者绕开事故路段，故而有“巨测”的建议。

但渐渐地它离谱到令人绝望了。某次去外滩隧道，“她”却莫名其妙地要我从我从茂名南路下来，我故意听她的，看其如何作祟，孰料她居然要我“右转”，进入茂名南路，并继续“直行”，一直“直”到长乐路口，又果断地要我“掉头”，沿茂名南路向北，回到延安路再“右转”，再上石门一路的“上匝道”，重回延安路高架，继续直行……

这，不明摆着是“乱命”嘛！我当场就有“两次过草地”的脑残感。

又一次，去嘉定城中，在中环好好地开着，“她”又作怪，要我“古浪路”下去，接着命我华灵路“右转弯”，然后又要我“掉头”，我面露微笑地照办，看她演下去，没成想“她”又进水了，敕令我掉头之后，再次右转上“古浪路”的上匝道——哎，我几乎哭昏在驾驶室上：上海的地图，我还是有点“童子功”的好伐！如此拿我当巴子岂不伤天害理。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了。换车了，临牌上市内高架严重受限，从柳州路去周家嘴路只能走地面，凭经验两条路线，一走中山路延安路经外滩再走长治路或海宁路；二走中山路武宁路长寿路，再天目路、海宁路；然而当我走在延安路面时，那“婆娘”兀自叮叮我上高架，我可能是已在导航钉钩了“不上高架”的，“她”仍然一个劲地催我上去，一遍遍地紧催，其频率几乎每隔10秒一次，而我太知道了，此刻一上高架就“扣3分，罚200元”。

这不典型的“乱命”？门都没有！我想。一旁的家人忧心忡忡：万一“她”是正确的呢？

我咬紧牙关不理“她”。临了走外白渡桥，还是走外滩隧道又是一个纠结，“她”也不气昏了，居然又要我“掉头”。

“掉你娘个头！”乱命不从。我径直开进了外滩隧道。经此一役，我也反躬自省，明明很早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依赖上一个软件呢？也许我们这一代从小就“有依赖”的习惯？

写字依赖“描红”，认知依赖教科，画画依赖图谱，进步依赖组织，择偶依赖介绍，收入依赖单位，结婚依赖父母，思想依赖巨人……依赖本身并无不可。人生的某些阶段，依赖非但是必须的，而且还是生活红利，一个小女子依赖一个大猛男是可以入赋入诗的，多少“女强人”的深夜独白是：有个人靠靠多好！

然而，导航还是不能依赖的，尤其是百度。

路径依赖

胡展奋



边看边聊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及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等前来。活动中，葛剑雄教授在师觉堂就江南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作了知道书院的首场演讲。赵丽宏老师为知道书院题写了匾额，他在致贺词时祝愿知道书院不但成为青浦的一个景点，而且真正如历史上

青浦城南的万寿塔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溪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出身于朱家角、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七十“致仕”（退休）后，曾经在这里从事教学。后来，由于当时去城南颇为不便，有司在城内另造了一个书院，万寿塔院的青溪书院就式微了。

这次，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主事者在原青溪书院地方，设计建造了青溪园。此园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园，这里有假山湖泊及亭台楼阁；二是书院，即在原青溪书院地方，新建了知道书院；三是塔院，即以万寿塔为中心的一个院子。

知道书院是青溪园内主要的建筑。它坐南面北，北面是宽阔的淀浦河，以前这里有个渡口，学子坐船从淀浦河上过来，上岸后进入书院，故知道书院在面河处建了一个渡口广场。从大门进入书院，中有师觉堂，以举办各种讲座；后有文昌阁，是为藏书楼；两厢陈列青浦历代先贤事迹，谓之名人馆。

庚子十二月十六日，知道书院暨青浦名人馆开张。这天还有点寒冷，风也有点大，但下午阳光出来了，给开张仪式带来了好兆头。活动

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及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等前来。活动中，葛剑雄教授在师觉堂就江南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作了知道书院的首场演讲。赵丽宏老师为知道书院题写了匾额，他在致贺词时祝愿知道书院不但成为青浦的一个景点，而且真正如历史上

青浦城南的万寿塔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溪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出身于朱家角、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七十“致仕”（退休）后，曾经在这里从事教学。后来，由于当时去城南颇为不便，有司在城内另造了一个书院，万寿塔院的青溪书院就式微了。

这次，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主事者在原青溪书院地方，设计建造了青溪园。此园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园，这里有假山湖泊及亭台楼阁；二是书院，即在原青溪书院地方，新建了知道书院；三是塔院，即以万寿塔为中心的一个院子。

知道书院是青溪园内主要的建筑。它坐南面北，北面是宽阔的淀浦河，以前这里有个渡口，学子坐船从淀浦河上过来，上岸后进入书院，故知道书院在面河处建了一个渡口广场。从大门进入书院，中有师觉堂，以举办各种讲座；后有文昌阁，是为藏书楼；两厢陈列青浦历代先贤事迹，谓之名人馆。

庚子十二月十六日，知道书院暨青浦名人馆开张。这天还有点寒冷，风也有点大，但下午阳光出来了，给开张仪式带来了好兆头。活动

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及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等前来。活动中，葛剑雄教授在师觉堂就江南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作了知道书院的首场演讲。赵丽宏老师为知道书院题写了匾额，他在致贺词时祝愿知道书院不但成为青浦的一个景点，而且真正如历史上

青浦城南的万寿塔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溪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出身于朱家角、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七十“致仕”（退休）后，曾经在这里从事教学。后来，由于当时去城南颇为不便，有司在城内另造了一个书院，万寿塔院的青溪书院就式微了。

这次，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主事者在原青溪书院地方，设计建造了青溪园。此园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园，这里有假山湖泊及亭台楼阁；二是书院，即在原青溪书院地方，新建了知道书院；三是塔院，即以万寿塔为中心的一个院子。

知道书院是青溪园内主要的建筑。它坐南面北，北面是宽阔的淀浦河，以前这里有个渡口，学子坐船从淀浦河上过来，上岸后进入书院，故知道书院在面河处建了一个渡口广场。从大门进入书院，中有师觉堂，以举办各种讲座；后有文昌阁，是为藏书楼；两厢陈列青浦历代先贤事迹，谓之名人馆。

庚子十二月十六日，知道书院暨青浦名人馆开张。这天还有点寒冷，风也有点大，但下午阳光出来了，给开张仪式带来了好兆头。活动

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及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等前来。活动中，葛剑雄教授在师觉堂就江南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作了知道书院的首场演讲。赵丽宏老师为知道书院题写了匾额，他在致贺词时祝愿知道书院不但成为青浦的一个景点，而且真正如历史上

青浦城南的万寿塔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溪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出身于朱家角、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七十“致仕”（退休）后，曾经在这里从事教学。后来，由于当时去城南颇为不便，有司在城内另造了一个书院，万寿塔院的青溪书院就式微了。

这次，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建设中，主事者在原青溪书院地方，设计建造了青溪园。此园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园，这里有假山湖泊及亭台楼阁；二是书院，即在原青溪书院地方，新建了知道书院；三是塔院，即以万寿塔为中心的一个院子。